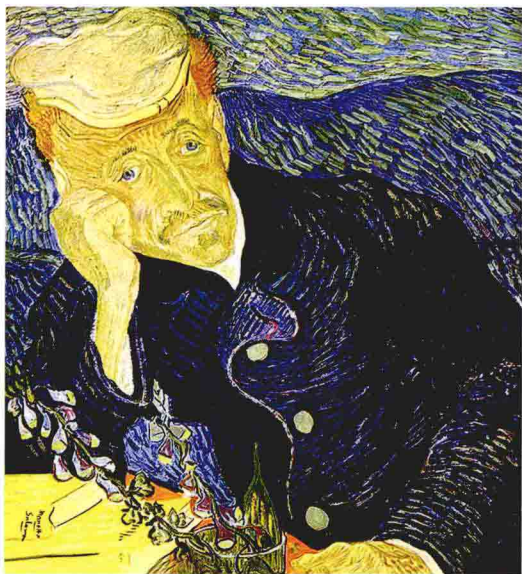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引论

[奥] 弗洛伊德 著

周丽 译



探索人类心理学发展轨迹的经典之作

《精神分析引论》是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被认为是标准的精神分析学的人门教材。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也是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后来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历史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精神分析引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都在这部著作当中得到精深的表述。

精神分析引论

[奥] 弗洛伊德 著

周丽 译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分析引论 / (奥) 弗洛伊德著; 周丽译.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30-8267-0

I. ①精… II. ①弗… ②周…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509 号

书名: 精神分析引论

著 者: [奥] 弗洛伊德 著 周丽 译

特约策划: 李异鸣

责任编辑: 张葆珺

特约编辑: 杨 肖 王亚斌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精神分析引论
∨
∨
∨
∨
∨

精
神
分
析
引
论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147
第三篇
精神病症通论

043
第一篇
梦

001
第一篇
过失心理学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精 神 分 析 引 论



第一篇
过失心理学



第一讲 绪论

诸位，或许你们已经从阅读或传闻中获得了精神分析方面的一些知识，对此我并不了解。既然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引论”，因此，顾名思义，我就要从最基础讲起，而不得不把诸位视作对该领域一无所知。

不过，我至少可以假定大家已经知道，精神分析是治疗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方法。精神分析与其他一般的医疗方法不一样，甚至经常是相反的。通常，医生要使病人接受一种新的医疗方法，总会把它的轻便性进行夸大，这样才能使患者确信治疗的效果。我认为这种方法很正确，并且它还能增强治疗效果。而当我们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疗法时，我们的方法就不同了。相反，我们要让患者知道精神分析疗法会有一些困难，需要的时间或许会很长，并且要求他自己做出很多的努力和牺牲。而疗效怎么样，则是无法给予肯定的保证，一切由患者自身的态度、认识、配合和耐性而决定。我们的态度之所以会如此不一样，当然是有理由的，诸位以后自会知晓。

现在，请诸位原谅，我一开始就把你们当成了我的精神病患者那样对待。我奉劝大家下次就不要再来了。诸位，我也只能拿出关于精神分析的一点不完全知识与您共享，而这很难使大家形成关于精神分析的独立判断。你们所受的教育，还有思想习惯，都强迫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疗法，你们首先要克服个人的许多想法，从而才能压制住来自本能的抵抗。我当然无法预言诸位听过我的演讲之后，对精神分析究竟能了解几分，但我可以确定地说，听了我的演讲，你们无法学习到精神分析的研究和诊察，也不可能用精神分析实施治疗。在这之后，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

的粗略认知，而要把它当做一生的工作，那么我不仅不会鼓励，而且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在今天，一旦有人选择了这一职业，其结果就是，他已经没有了在学术上获得成功的可能，甚至，在他走上社会开业行医时，也不能被理解，而是会遭敌视，所有隐藏的罪恶的冲动都被激发而向他发泄。这情景，你可能从欧洲战争的大屠杀中可见一斑，他所要应付的麻烦将会是难以预计的。

可是，一种新知识有足够的力量吸引着一部分人不顾一切。尽管已经被警告却仍然选择继续听课的人，我当然是欢迎之至的。不管怎样，你们有权知道我上面所说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症结所在。

首要问题就是关于精神分析的教学和指导。在医学课程中，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还有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肌肉收缩，你们已习惯于用眼睛；而后，你们接触到了病人，用感官断定患者的病情，分析病因，推断整个病理过程的作用及结果。对于外科手术，你们既可亲眼看到，也可亲自尝试。即便是某些神经病治疗法，你们也可看到许多的异象，病人反常的言行举止给予你们许多观察的机会，这些现象使你们印象深刻。因此，医学教授的角色就是说明和指导，就像引领着你们浏览博物馆，就这样你们与观察对象有了直接联系，通过亲历确信新事实的存在，升华经验与信念。

然而非常不幸，精神分析却大不一样，这种疗法仅限于医生与病人谈话，而别无其他。通过谈话，病人诉说他过去的经验、现在的印象及苦恼，表达愿望，发泄情绪。医生则是静听，而后对病人加以引导，使其注意某些事，解释给他听，对病人或赞许或反对的反应进行观察。病人的亲朋好友只相信他们眼见的、亲历的，或者电影中看到的那些事情，如今听说医生“谈话治病”当然疑虑重重了。同时，他们又对精神病纯粹来自想象深信不疑，因此他们的怀疑当然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最初，谈话和巫术本就没什么不同，如今我们说话既可让人高兴也能使人悲伤。教师用语言传授知识给学生，演讲家用语言感动听众，影响他们的判断力。语言能够引导情绪变化，充当我们互为感应的桥梁。因此，精神病的谈话疗法不应当被轻视。如果能听到精神分析者与患者的谈话，则应该感到满足。

精神分析治疗时不许旁听，治疗过程也不能公开，因此，想听到谈话非常困难。我们在讲授精神病学时，也会介绍神经衰弱或癔症的实例给学生听，患者也只会说说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别无其他。实施精神分析治疗，需要病人无所顾忌地畅谈，只在医生特别信赖时他们才这么做。如果现场出现无关的第三者，他就会保持沉默。精神分析时所谈到的都是他们的秘密思想和感情，所有这些他们自己都不敢触摸，当然更不愿告诉旁人。

因此，你们不能参观任何一起精神分析治疗，如果要学习精神分析，则只有传闻可以借鉴。仅凭这些间接的知识，你们对于精神分析要形成自己的判断非常困难。所以，你们对报告人信赖很重要。

假如现在你们是在听历史教授讲课，而不是精神病学课程；再假设教授是在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传略和功勋。那么是什么理由让你们对这些信以为真？从情形来看，亚历山大的事迹比精神病学更不可靠，那些伟大的战事你们的历史教授并不曾亲见；至少，精神分析者能提供他们所曾经参与的那些事实。然而，历史学家们到底有什么证据呢？或者他提供资料给你们，比如与亚历山大同期或稍晚的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和阿利安等人的记载。他又把保存在庞贝的亚历山大的石像和钱币展示给你们看，还有伊索斯战争的嵌画的照片。严格上讲，所有的证据仅仅说明古人对亚历山大的存在与战功已没什么怀疑的了。但是你们可能会批判这些关于亚历山大的记载不尽可信，因为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充足的证据。然而，当你们听完讲授以后，我可以说你们就再没有人怀疑亚历山大的存在了。理由何在？首先，本身有疑虑的史实，教授绝不会强迫你们去相信，因为这毫无益处；其次，自古以来史学家记录史实，极少有互相抵触。如果一定要怀疑这些史实，那么有两种测验方法：第一种测验其有无作假动机，第二种就是参考众多记载是否一致。结果不得而知，对亚历山大当然确信无疑，而摩西和尼罗特稍有逊色。那么，以后你们便会明白精神分析的可疑之处在哪里了。

现在，你们可以提出疑问：如果精神分析一无客观证据，二不能公开参观，那么如何相信它的真实性，又怎样进行研究？当然，精神分析的研

究工作很不容易，迄今为止研究深入者寥寥无几，然而它终究也是有门路的，研究自我的人格可作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这里用“自我研究”一词作描述只因为没有更好的名词，并非完全就是内省。许多常见的心理现象在你们拥有一定的自我分析的知识后，就能被用于这种自我的分析。如此，你们将很清楚尽管精神分析的进步有诸多局限，而它的表述绝非欺人之谈；如果想要更为深入地研究精神分析，则要亲自去聆听精于此道者的教诲，尽可能利用机会观察精神分析者技艺的妙处。当然此法虽好，却因人而异，更不能用于所有人。

要克服的另一个困难，并不是精神分析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医学研究的影响所致。长期并且完全置身于医学研究的影响之中，你们的心理态度就会与精神分析的态度相去甚远。医学培训使你们以解剖学为基础，认识人体的机能或失调，用化学和物理学加以说明，再用生物学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毫不关注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乃是复杂有机体的发展一无所知。精神分析对于你们是陌生的、可疑的、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研究它的自然就只有诗人、哲学家、玄学家和普通人。正是这一点，阻碍着你们成为好医生。要想治病，首先就需要清楚病人的精神生活，忽略了它，而让你们所轻视的江湖术士和巫师取得疗效，这就是代价。

医学院里没有开设辅助的哲学科目，这个缺陷源自医学教育本身，或者可以原谅。不管是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或者实验心理学（研究感官心理学时的一门附带科目），都无法使你们了解到身心的联系，或者精神生活是否康健。尽管也有专讲精神病学的临床书籍，叙述种种精神失调症状，然而那些纯粹的描述性的公式是不是堪称科学，连精神病学者都不确定。因为书中所述的症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由什么组成，有什么联系都无从知道；太多的未知使这些书中所讲的内容或者与精神变化无法关联，或者仅能联系却无法解释。能收到疗效的精神病症都被证明是由于某些官能副作用而引发的。精神分析就是要弥补这一缺憾。精神分析法能为精神病学提供一种心理基础，要找出身体和精神病变的缘由，你们就要抛开世俗的成见，抛开来自解剖学、化学或者是生理学的旧规，用完全的纯粹的心理学的观念去看精神分析。刚开始，你们或许会感到有些不舒服的。还

存在着一个障碍，它既不是当前教育所致，也不受心理态度的影响。精神分析必须不受成见左右，那些与解剖学、化学或生理学与精神分析无关的成见，理性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都要抛开。而所有这些都产自人类的进化，根深蒂固，打破它们，并非易事。

请注意，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心理和意识等同起来，精神生活的特征似乎正是通过意识来界定。显而易见，心理学就被认为是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任何与之相冲突的观点都无法立足。但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主张，即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最普遍的，意识的心理过程只是从整个心灵分出来的部分而已。精神分析否定了“心理的即意识的”之说，就不得不与人们的常见相左。精神分析认为，人的心灵拥有感情、思想和欲望的进程等，并认为这些都可以是无意识的。由于这一主张，使得精神分析在初期就被怀疑为荒谬捣鬼的巫术，即便是有科学头脑的人也不同情它。我认为“心理的即意识的”的说法较为偏颇，尽管理解起来较为不易，试想，假如真有潜意识的存在，那么人类发展进化到哪个时期才能否认它，而且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这些都无法猜测。所以，心理活动与意识是否属同一范畴，或者超出其中的争议就只是文字游戏而无关事实了。然而，我要说的是，肯定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存在，是世界和科学走向新方向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接下来是精神分析的第二主张，它与第一主张关系之紧密非同小可，它认为无论广义或狭义的性冲动，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诱因，第二主张堪称精神分析的又一创见，然而它却长期被忽视。更进一步说，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性的冲动对人类精神生活贡献非凡，包括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结论，大家才会如此厌恶和敌视精神分析法。现在，诸位肯定对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很有兴趣。我们相信，为求生存人类不得不以牺牲原始冲动的满足而创立文明；每个时代每一个体不断地参与其中，一再牺牲本能的快乐而谋取公众利益，文明因此得以发展延续。在所有这些被利用的本能冲动之中，性的本能尤其重要。可以这么认为，性行为抛开了其本能目标被升华了，衍生出其他目标而具有更高

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性的冲动常难以控制，以此建成的组织往往稳定性差；面对性精力的转向，社会文化中的各个人都有遭遇性冲动反叛的危险。性冲动一旦放肆，回归到原始目标上来，将给社会文明带来危机。因此，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长期被冰冻，性本能的力量也被否认，性生活被遮掩，性的话题被禁止。关于性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所以，精神分析论势必受到非难，被看做是邪恶的、丑陋的，甚至是危险的。然而，精神分析的理论都是科学研究的客观成果，想要驳倒它并不容易，这就使得反对者不遗余力寻找借口。喜欢把不合理的事实当成虚幻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接着轻而易举地找出理由来反对它，并带着社会文明拒绝接受它，失控的情绪夹杂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理论，固守偏见，与我们对抗。

当然，面对这种反面的理论势力我们绝不退让。我们要肯定我们辛苦研究而来的成果。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应该抛弃所有的偏见，不管它们是否有理。

以上所说，是精神分析初学者都将面临的一些难题，对于你们可能已经过多了。这些考验要是能够承受，我们的演讲将继续下去。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一）

现在，我们抛开那些事先做好的设定，从事实观察着手。我们要选取常见的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来达成目标。那些现象无关疾病，一般的健康人身上也有。我所指的是大家经常会出现的失误。比如，有人叙述一件事情时用错了词（即“口误”）；写字时出现了错误（即“笔误”），只是有时会发觉，有时则会忽略；还有读书时也会发生类似的差错（即“读误”）；更有错听别人的谈话，并不是听觉器官有疾病。甚至有一些因为短暂的、非永久的遗忘导致的过失，比如，看到熟人，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突然忘记想要去做什么事，过后又记起来了，不过是暂时的遗忘。另外，还有一些过失并不是因为暂时性忘记，比如把东西放错位置，过后就找不着了；有的失误尽管也是短暂的，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比如，有人明知是假，却会在某个时候相信确有其事。形形色色的类似的现象有很多。

在德文中，这些失误的名词词首皆为“ver”，彰显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首的字大多表示短暂的、普通的、并不怎么重要的动作，而且在生活上意义也不大。就如遗失东西也不是什么大事一般，这些事实都不被关注，当然也使人兴致索然。

这些现象正是我要你们研究的，你们可能会很烦躁地提出反对：“大千世界，从宏观到微观有多少待解之谜，精神失常领域也有许多未知值得说明，研究这些无关紧要的过失，既浪费力气又无聊之极。除非你让我们相信：在白天，一个耳聪目明的人能看到或听见本不存在的东西；一个正常人能突然相信最疼爱他的人竟然迫害他；用最巧妙的话题证明连小孩都

认为荒唐的幻想，如此，我们将甘愿看重精神分析。相反，如果精神分析只能说明演讲家为何用错了一个字，主妇为何遗失了钥匙等毫无意义的小事，那我们倒不如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更有意义的事。”

我要回答的是：诸位少安毋躁！你们的批评失之偏颇，且未中要害。当然，精神分析不能说不去涉及平凡小事，恰恰相反，其他学科常常讥笑它总观察那些琐碎、普通且无甚意义的小事情，有的堪称是“废料”的现象。你们言之所指好像大事件必定都要有轰轰烈烈的外在，然而，在一些条件下，某一特定时刻，大事件也常借着琐碎的小事情来展现。这样的例子很容易找到。例如，在这里听讲的年轻人，你们怎么才知道自己已赢得了女孩子的芳心？是否一定要她给你深情告白或热烈拥抱？其实只要你看见她向你暗送秋波，给你一个手势，或者紧握你的手，在别人毫无感觉时，你便心领神会。再比如，作为侦探的你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别指望你能在犯罪现场发现凶手的姓名、地址和照片，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你就兴奋不已了。因此，毫不显眼的现象其价值未必就小，让我们不敢轻视，见其一斑进而可得知全豹。我当然同意你们认为人世间和科学上的大事件能优先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如果你们要终身研究那些大事件，未必都能得到确定的结果。到了第二步从何入手，难免不知所措。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眼前如果有一条路可走，就必须向前走。抛开偏见或成见，一直向前，凭借种种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或者大事小事之间的关联，即使在不那么重要的工作中，也能走上研究大问题的道路。

按照这个观点要求，我希望你们有兴趣对正常人的小过失进行研究。现在，我想请问如果不懂得精神分析，这些现象我们将怎么解释？

他肯定会首先回答：“解释这些小事情是没什么价值的。”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以为小事情就跟别的事毫无因果关联吗？小事情就能可此可彼吗？不管什么人，无论在哪个地方，如果否认了自然现象自身的因果定律，科学的宇宙观就难免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即使宗教观也不会荒谬至此，据宗教教义所言，除非上帝愿意，“一只小雀也不会无故落在地上”。这第一个答案，我认为我们的朋友定不会坚持它；他会妥协，他会说若是自己屈尊研究这些现象，定会立即得到相当的解释。这当然是轻微

的机能混乱，或者神经失调而导致的错误，这样的情形是可知的。如果一个人说话本来不错，而现在出错了，那么定是因为：一是疲劳或难受，二是激动，三是注意力不在此事。证实这情况很容易。劳累、头痛，或者是周期性的偏头痛病人说错话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发生遗忘了专用名词的现象，很多人会记不得专用名词，这预示着偏头痛病即将发作。一个人在兴奋时也易用错字，或做错事；注意力不集中或关注于别的事情，常容易忘记所要做的以及曾经计划的事情。譬如，布拉特剧本里的教授就是。由于他专心考虑第二卷书的内容，把自己的雨伞忘记了却拿起了别人的帽子。根据经验可知，若一个人专注于别的事情，就容易忘记曾经的计划，或者邀约。

好像这些理由不难理解，无可非议，然而可能激不起太大的兴趣，满足不了我们的期望。让我们来更细心地研究这个阐释过失的理论。过失产生的条件，即这些人所说的必要条件并非一类。循环系统的病变和失调致使常态机能错乱，是生理基础；而兴奋、劳累及烦恼则可看做心理因素，由此可构建一套理论。劳累、烦恼和过度的兴奋会导致注意力分散，不能专心于某一行为，使该行为因干扰而不能正确完成。同样的结果也可由神经中枢的血液循环问题或异常导致。总而言之，种种过失皆因机体生理的或心理的异常引发注意力扰乱而产生。

但是，这样的说明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帮助不大，我们要把它抛开。坦白地讲，在更为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后，就会知道这一“注意力说”与事实有偏颇，至少不能由它推出一切。须知，有许多人一切都正常，并没有疲倦或兴奋之感，但是也会出现此类的过失或者遗忘；有时候这些过失发生了，事后我们把它归因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不过有过失的人不承认而已。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增强注意力，事情不一定成功；削减注意力，事情也不一定失败。许多纯自觉的动力，不必有注意力也能成功。就像走路，尽管不确定往哪里走，却可以到达目的地而又没走错路。这至少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演艺精通的钢琴师无需注意力也能弹奏成曲。当然，他或者也可能会有偶然性的差错，而自动弹钢琴就加大了错误的危险性。钢琴师反复地练习而使弹琴的动作逐渐趋向完全自动，那么他

就最容易陷入这个危险之中。但是，常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现象，许多行为并无特别集中注意力，却非常成功，渴望成就不敢懈怠稍许，反而导致错误。或许你说那是因为兴奋所致，可是兴奋为何不在我们追求的目的之上集中注意力，那是我们不能了解的。因此，有时一个人在很重要的谈话中把自己的意思说反了，如果再用“生理心理说”或“注意力说”就很难解释了。

这种过失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运用这些理论也无法一一解释清楚。例如，一个人因为暂时忘记某个人的名字而烦恼异常，自然地他就会苦苦回忆往事。但是，他尽管很懊恼，却不能促使他想起那个名字使之能呼之欲出，稍有提示就会想到，为什么？再有一例说，有时候很多的过失相互牵连，或者替换。比如忘记了约会的某人，下次他会拼命地记住它却又忘了约会日期或者时刻。再比如某人用各种方法使一个遗忘的字被记起，但在思考时却把作为线索的字完全忘记了。如果他再苦思冥想记起第二字，那么又忘掉了第三个字，诸如此类。排字的错误也是如此。据说某《社会民主报》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该报刊载了一次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傻瓜殿下’”，在第二天予以道歉更正说：“错句应改为‘公鸡殿下’”。再如，一位将军是出了名的怯懦之人。某随军记者访问这位将军，且在通讯中称这位将军临战而惧。第二天他立即道歉，说昨天的话应该是“好酒成癖的将军”。这类的错误，据说是在排字中有怪物捣乱所致，这一比喻其意义当然就非生理或心理所属了。

某种暗示也是产生口误的原因之一，我在这里讲一则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某位新演员在《奥尔良市的少女》一剧中扮演一个分量很重的角色。剧中他本该向国王禀报说：“警察局局长把宝剑送回了。”而在排练时，主角常以此开玩笑，多次对着怯场的新演员，把剧本台词说成“独轮马车把马送回来了”。结果，这个倒霉的新演员虽被多次警告不要说错，或者正是由于被警告而致使其在公演时出错。

关于过失的这系列的特征，绝不是分心说就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断定，这一学说是错误的，假如再加入一些环节，或许它就会圆满了。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过失可以由另一个角度来考虑。

我们不妨以口误作为最适宜的代表，当然也可以误读、笔误举例。但我们必须牢记曾讨论的仅是在何处以及何种情况下说错了话，而所得到的答案也以此点为限。当然我们也会有别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只是这个特殊的错误而不是别的呢？这就要考虑过失的性质了。要知道，尽管生理方面的理论已经提出，只要这个问题仍旧没答案，又无从解释过失的结果，在心理方面，仍然是纯属偶然发生的现象。比如，我说错了一个字，而我说错它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我可以用一千多个别的字来代替那个对的，或许那个对的字有很多变式。而在多种错误之中，单单出现这个特殊的错误，到底有何原因呢？还是纯属偶然呢？关于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合理的解释呢？

语言学家梅林格和精神病学家迈尔于1895年，曾经设法以此角度研究口误的现象。他们广泛地搜罗实例，纯用叙述的观点予以论述。当然这并非解释，却可因此而引出解释。他们将错误分为“倒置”字（音节、字母的倒置）、前移、留置、混合和替代五种。现在一一举例说明。所谓倒置，“黄狗的主人”错为“主人的黄狗”即是；再比如，一个旅馆的茶房去敲主教的门，主教问谁在敲门，茶房因慌张而答“我的奴仆，大人来了”，亦是。而句中字母的混合，比如传教士说：“我们的心里常会感觉一些半温的鱼。”（How often do we feel a half-warmed fish within us.）实为“我们心中常常感到一些温暖”（How often do we feel a half-within us）。再有，有人说情不自禁的单相思为被动的单恋，却失误说成了“此番是被恋”，即是前移。说到留置，它是由于将要说出的音节受到已说出音节的干涉而产生，如“各位，请一齐举杯（au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口误为“各位，请大家打嗝（aufzo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

另有一例，某位议员称呼另一位议员时误把“Hull”说成“Hell”，即“中央地狱里的荣誉会员”（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al Hell）；又如，一个士兵和朋友谈话时误把“守卫”说成“战败”（fortified-mortified）就成了“我愿意我们有一千人战败在山上”，此即是留置。“混合”类失误较常见的例子，例如一个男子问一位女士能否一路“护